

我

Wo de zhe yi sheng
的这一生

王国亮



我的这一生

王国亮

二〇〇二年五月

前 言

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也不用再为衣食发愁了。可能是人老了都这样，最近我老是回想过去那些令人难忘的年月，总是不能释怀，我就提笔开始写回忆录，我想把它都记录下来，好让我的后人们记住：我这一辈子有多难多苦！想到艰难处真是写不下去，泪水总是止不住。那时的日子多难熬呀！我是写了又写，回忆再回忆，总算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。

这些年我还写了不少诗文，感觉还不错，很有保留价值，我就都整理一遍，有时眼睛看不清了，就让孙儿们帮着抄写。看着这些稿子，我就想：如果能打印一下或出本书，让大家看看该多好呀！

2002 年秋

回 忆 录

百年光景弹指间，
多少悲欢何须谈。
无事应常开口笑，
对酒当歌独欢颜。
春秋轮回历风雨，
人生路途谁为伴。
布谷催春万物间，
满眼风光无穷看！

目 录

1. 前言·····	1
2. 回忆录·····	1
3. 诗歌选·····	47
4. 路·····	149
5. 王堂村立起来是完全应该的·····	152
6. 一生大事记·····	158
7. 本家族人员名单·····	160
8. 东门王姓名家族人员名单·····	169

童年时代

1930年9月初十，我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西华营王堂村一个农民家庭里。父亲王朝臣（1902年正月初十生），母亲刘太君（1908年6月13日生）。我小的时候，家庭情况不太好，每年的收入仅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一有饥荒就要逃荒要饭。我记事时祖父常做个小生意，卖一些青菜、瓜果、梨枣之类。

我四岁那年，害了一场大病，不但痢疾又发高烧，病得昏迷不醒，眼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。当时父亲外出不在家，离医院又比较远，家里又没钱，爷爷奶奶岁数大了，走不动路，而且还双目失明，母亲干着急，想不出法子来，人不会动也不叫不哼、眼也睁不开了。母亲小声的哭着把我抱在怀里，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名字：“贵生，贵生，你醒醒，睁开眼睛看看我吧……”母亲看我真的不行了，哇的一下大哭起来。母亲抱住我舍不得丢，爷爷和奶奶虽说也疼爱孙子，可是已经没气了。爷爷说：“贵生已经不中了，你抱住不丢有啥用啊！还不先送到外边儿大路沿？”于是母亲把我抱到院外大路沿，一边哭一边叫：“贵生！贵生！再睁眼看看我吧，再看妈妈一眼！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啊……”

爷爷和奶奶一齐说：“孩子已经不中了，赶快找个人埋了吧！还放在那里干啥呀？”说完就去找掩埋的人。刚找到人回来，就是要抱去掩埋的时候，我又有了动静，我母亲笑着哭着喊着：“贵生！贵生！快快醒来呀！”就这样慢慢会睁眼了。立即找人去请医生，诊断后拿了药熬熬，把汤药灌进去，慢慢的醒过来了，又取了几付，熬熬喝完病就好了。

我6岁那年，父亲和母亲商量要让我上学读书，2月初二那天，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一天，我背上了书包走进学校，算是开始上学读书了。

那时农村办的是私塾，读的是四书五经。到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拜老师，凡是学生都得给老师叩头，拜完老师才开始学习。

当时老师教学的方法是一个一个的教，每人教几句，直到会背了再往下学。一开始先学《三字经》，不到一个月从头到尾我都会背了，接着又学《百家姓》、《论语》。

我记得《论语》刚学一半，就放假了。

黄河决口的岁月

真没想到，放假期间，麦子没打完就发黄河水了，从此，也便没法上学了。

那是 1937 年夏季，农历五月间野马似的黄河水直奔向我县我村，家乡从此变成了黄泛区。

后来听说是蒋介石下令扒开的黄河。当时黄水滔天，淹的人是父南子北，妻离子散，父子不相顾，从此开始背井离乡，逃荒要饭……

父亲领着全家老小 6 口人逃到漯河东边，住在市园乡张村。当时大哥国良已成婚，母亲和嫂嫂挨门乞讨，父亲做个小生意过营生，有时我也跟嫂嫂一块去要饭。

记得有天上午，我和嫂子去昌店集讨饭，各庄的狗都很多，我俩一走进村庄就被好几条狗包围了起来，它们乱咬乱叫，我们无法脱身。我嫂子弯腰拾了一块砖头向恶狗投去，不但没打住狗，却打着了自己的胳膊。我的腿被一条狗咬住了，疼痛难忍，过路的无一人过问，我和嫂子只好哭着回家。好久我的伤才好。

这样日子，我们在市圆那地方生活了两年。

1939年秋天，家乡的黄河水下去了，出外逃荒的人大部分都回家开荒种地，我们全家也回去了。可是我们没有回原来的家，住到离家五里的刘干城村，那里是我父亲的外婆家。白天回去开荒种地，晚上回到刘干城村。有时也留那俩人，有时都回家。有时也做小生意凑合着维持生活。

那一年收了一季麦子，秋天时绿豆角都有黑的了，黄豆也一天天地成熟，眼看是个好收成。不料黄水突然又涨了，来水很深，庄稼全淹没了，我们只好又离开了家。

1941年，我们住在刘干城东门里。七月的天气阴雨连绵，黄水突然猛涨，三十日那天，河水涨的差两寸没漫出来。八月初一夜里，东风刮着，中雨下着，大约凌晨两点，听见有人大叫：“东门外边的河堤开了！”是寨门楼底下做小生意的人发现的。我们住在东门里听见的早，知道后赶快起来搬东西，大人叫孩子们赶快出来到大寨墙头上，头上顶着苇席。我们刚坐到墙上，水有腰深，屋里东西也没有弄完，房子就倒了。

水涨的快，水已有胸口深。我和阳生哥哥爬到了麦秸垛上，麦秸垛被水晃动的利害，想要漂移走。吓得我们从麦秸垛上下来也到大寨墙上。

风刮个不停，中雨下个不断，天漆黑的要命，我们就头顶着席子在大寨墙上坐着过了一夜。这一夜过得很不容易。

到了天明，寨墙上放的东西全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水漫到了大寨墙上，所以东西都被水冲跑了。

于是，一家老小从 1941 年春天的清明节那天，又开始了出外逃荒的生活。

当时一块儿的有三家，出门三条路不一定谁上哪儿。最后只剩俺一家外出到的是正阳县，找刘作文（小名叫豆）。第一天走二十五里到了西华，住在刘进德家。可是他家已经揭不开锅了，他哪儿有面！给我们吃的饭是白水煮七七芽，扎嘴巴，怎能吃下去呢？

西华城里的情况很不好，大街上扔了很多小孩子，有的饿得不会动了，有的已经饿死了。我们只好往远处逃，向着正阳县方向走去，可是在去正阳县的路上不断看见饿死的人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当天我们住在一个叫李方口的村子，第三天到了周口南古乡集，当时路费已经没了，父亲用衣服换了几斤豌豆面的馍，拿回来分给孩子们，每人一块。二哥正在吃时，有个专门夺人吃的人过来，父亲说：“招呼着夺馍的”！那人说：“俺

不夺，要饭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那个人抢着我二哥的馍就跑。父亲很生气，随时就追，跑有二十多米，追上了，那人就把馍弄脏了，还在地上装赖不起来。有个当地人说：“你夺人家要饭的馍，人家咋过的，你还装赖不起来！你想讹人家吗？”又对父亲说：“不要管他，你们走吧。”

吃了饭，一家人又往前走去。一连走了数日，这天终于到了正阳县的富寨村。向这儿走时希望很大，可是一到叫人失望得很。

到了刘作文家，他一家没一点儿吃的，本地户大部分没啥吃，人家吃的乔麦叶、野菜。这时父母可作难啊！这叫我们咋办呢？叫人无路可走。在正阳县的富寨村停一天，父母二人就商量，上舞阳县，找俺大伯去。往西北走下去，走着问着，越走越不行，父亲就不想上舞阳县了。见人一问，都说那儿才不行呢！到处都是饿死的人。

从正阳县的富寨村，走到汝南县的马祥集，马祥集也不行，那儿也是饿死不少人，也是到处讨不到饭。我们没有停，又走到汝南县的官庄集镇东边二里的李堂住下。在那儿，当地人说：我们也不中，都是没啥吃！

在李堂住了一天，再要一天饭，试试看要来要不来，跑

着要了一天一点儿吃的也没要来，一家人饿了一天。后来只好把自己盖的被子给人家说说换了二斤面，做了一顿饭一家人吃吃，下顿饭又没有，眼看着就要饿死。父亲走投无路，父母就商量着把我给人家，可是没人要，结果也没给出去。

第二天到官庄集镇上，住到老康饭店里。当时饭要不来，又没有盘缠费，也没卖的，眼看就要饿死，父亲放在小案子里边和炊帚里边有点儿烟土，拿出来换些钱做了个小生意，母亲去讨饭，也去吃施舍饭。我跟着张德一块儿去吃施舍饭，地点在东门里，等了一天，弄到了一碗比较稠的稀饭。虽然不解多大问题，可是能维持生命，饿不死。

我天天去等吃施舍饭，结果小弟弟饿死了，嫂子也饿的找不到了。

1945年，小日本投降了，官庄中心院小学又开始办起来了。弟兄仨我最小，父亲知道我学习好，于是叫我入学了。

我初上就学读一年级二册，接着读三年级五册、四年级七册、五年级二册书等。当时年龄大了点，学习比较好些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所以老师叫跳级学习。

学习正有劲时晴天打了个霹雳。父亲突然有病了，得个中风不语，高烧不退，用了好些药也没有治好，钱也花了，

结果人财两空。父亲病故后，弟兄仨人年龄小，母亲是个妇女，手里又没钱，如何来埋葬父亲呢？后来我们在住的那一片邻居挨门叩头收了几个钱，给父亲买了领席子裹着身体埋了。

父亲病故后，母子四人如何生活呢？大哥做个小生意，二哥也做生意。后来，二哥去参加革命，当八路军出去了。大哥也被抓壮丁抓走了，母亲痛哭起来。过了几天把大哥又放回来了，说什么县里不准抓逃荒的、从黄水区来的，所以在那儿几天就回来了。二哥却因去乡里提枪，被国民党乡政府抓了起来。把他们十多个人包围起来，缴枪不杀，结果寡不敌众，带队的队长当时被打死了，其他也有打死的。他们为什么这样不顺呢？

情况是这样的：他们到村后，人家热情招待，还说不要慌，在这儿吃了饭，再办事。一边招待他们，一边派人去报告国民党乡政府所，他们上当了。当时我二哥藏起来没有被抓住，他跑回来了。从十多里外跑到家，刚坐下说句话，要吃饭，就是要端碗，一抬头看见两人拿着手枪对准我二哥说：不要动，举起手。抓住送到官庄乡政府，最后关押在火店乡政府。一关就是好多天，后来我母亲托着保长写个信，当时

我去送的，把信送去没几天，把二哥放回家了。

在家没法存身，二哥没敢停留，找着原来八路军同志又干起革命来了。家里不知二哥到那里去了，我母亲从官庄到正阳县去找，也没找到。母亲很失望的回来了。此后就没了信，直到 1951 年二哥从昆明复员回来。

我和母亲靠卖馒头过生活，卖馒头没本钱，向邻居借了斗麦子，母亲磨面做馒头，我去卖，卖完了赶快再买麦子，买回麦子再磨面做馒头，做好赶快去卖。就那卖了买，买了卖，整天这样忙，结果不但不吃不喝，还赔了钱。在外边真是不容易，整天忙的不得了，还是吃不饱、穿不暖。

一天，同村的刘心平回家路过我们住的地方，他到我家说：“咱那儿打着口子了，人家都回家开荒种地了，你回家不回家？你大爷叫你回家呢。”我当即就说：“回去！回去！那好咱们一块回去！”他就爷儿俩，孩子比我小一岁。我和母亲俺娘儿俩，他推个小车，我推个小车，我们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三百多里路我们走七、八天。别看白天走路不多，可累了。我脚上打了泡，疼的不管走，不管走也得走，好不容易回到了家。

没到家时全是劲儿，一到家一点儿劲也没有了。到家一

看，到处是很深的荒草，吃住没有。我大伯说：“你们才回来没法开伙儿做饭，啥也没有，就和我一个锅里吃吧。”

我父亲子妹三，大伯王世臣，姑姑王荣。大伯很勤劳，很精明，做事也麻利，待人很热情。我们回到家，大伯知道我父亲有病逝世了很悲伤，想到我们走的时候 6 口人，现在就剩我们母子俩，好一阵难过。大伯对我们很关切。

我和母亲就在大伯家吃，有地方吃饭，没地方住的。当天到家没休息，就赶忙割草准备盖屋。盖屋没有棍，我跑到十多里外的姑姑家弄了几个柳树棍，把木棍弄回来立即着手搭小屋，搭好架子，把割好的草铺盖上面，算成有住的地方了。

我们回来时，正是 1949 年夏季，大哥没回来，二哥没有信儿，只回来和母亲两个人，所以我们母子二人没立伙儿，就跟着大伯一家在一块生活，共同劳动，共同享受。

求学的艰辛

全国解放了。

大伯像父亲一样对我上学读书很关心，他知道我在南乡已上到五年级，也想叫我在世上成人，回来第一年，他打听到马山营村开始办了学校，于是大伯就送我去读书了。

虽是学校但却没有教室，也没有桌椅板凳，就临时搭个大篷子当教室，用石碑、砖头台子当桌子。在那儿一个学期也没人教，只是自学而已。因教师四年级小学毕业，我已上过五年级，所以他不能教我。

后来刘干城村有两个学生，一个刘洪涛，一个刘立身，他们在淮阳上学，于是大伯就叫我跟他俩一块儿去上学。当时家里没有什么条件，我什么也没带。去时刚过完年，正月里，天气还冷着呢，所谓的家当就是随身衣裳一个大棉袄、两个大衫子、一个大袂袄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算能学习读书了，再苦也不觉得。在城关中学学习一学期，又上了暑期补习班，接着考试，考取了淮阳初师（淮阳师范学校）。

在淮阳上学有多难哪！去时不光什么没有带，没有替换的衣裳，也没盖的。铺的盖的都没有，身上穿的一个大袄白

天穿着夜晚又铺又盖。天热了没衣裳换的。在那儿上学没粮食吃了没钱用了，回来没拿的，我就在粮食行里借，又上姑家借。

还有一次快到放寒假了，天下雪了，学校食堂上说没粮食的一律不让再吃。下着雪，离家又远（70里），正进行考试没法回家，还参加考试，怎么办？一想跑到村子里买点儿红薯，在柴火上烧红薯吃，外边的糊了里边还生着呢，就这样吃一个多星期，算把期终考试过去了，一直到放寒假。想想学习多艰苦呀！当时想只要有学习的机会就够好的了，学习学好了将来能为人民服务，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，所以学习劲儿可大了。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学习到底。

1952年，我顺利通过了淮阳师范学校毕业考试，终于完成了学业。